



09972

戴九靈集卷十三

元戴 一良著

鶴年吟彙序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于國風者僅自幽秦而止幽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邨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溫回回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含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幽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十九

一

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不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者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凡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絕類杜子美而措辭命意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歟然三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爲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



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亦得繫之天子之國而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具載之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 四明袁氏譜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爲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鑿橋袁氏鑿橋袁氏有蒙齋潔齋二先生者俱以風節行誼爲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諡文清者以興學雄文爲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于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一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爲之歎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十九

二

息不已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于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爲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爲漢司徒曰粲仕宋爲僕射曰昂仕梁爲司空曰恕己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爲執政爲侍從爲制帥爲郡爲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曰子誠者自南昌扈駕爲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俗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鏞之子衍無子而子其弟澤民澤民之子寧老以爲弟繼兄後于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歸本宗而已爲衍子倫序復正識者趨之寧老博記善文從之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冢嗣也讀父之書蚤以才名爲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譜牒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

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生患難慶弔收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也珙亦袁氏之賢子孫故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奈何自鏞死節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沉于時不究于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姪覽譜圖之相續志先德而益勵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 遊齋小藁序

遊齋小藁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淳安至正辛巳焮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林待制柳公有遺才之憾因上言行中書特署丹陽文學旌之君自丹陽入官其後昇教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郡辟澗東帥闡攝令鄉縣皆有美譽可稱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益著飢者哺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媚學者知所習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溢化流旁及異類龍以靈而應禱虎以暴而懼誅史人紀諸傳大夫士咏諸詩至其爲文則以理爲之體以氣爲之充以學爲之輔其小篇之瀏亮若宮商金石之相諧大篇之浩汗若水之輪海若雲之興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整又若奏韶濩以破桑濮之音用孫吳以擊虎豹之陣恢恢乎其有餘也井井乎其不亂也於是碑銘序記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稗成秩其子明復持以詣子請爲之序子既受以伏讀歎曰夫自文學政事之殊科而世之學者多偏于一長能文辭者或啻于爲政善政治者又或于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文名不在於龔黃而唐之政聲不盛于韓柳其所由來遠矣君以諸生起家厯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

亦既馳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亞可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進士之無實效也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范仲淹者乎使君壬此時獲擢巍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聖之所望乎此子序君之文必有及于爲政之大略者蓋將使後之人知君爲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迺齋其學者所構款以題其藁云

### 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爲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幼稚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後學者頗艱于致力遂取篇中凡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四

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于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子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採木以爲範治人之治金也必搏土以爲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範至其爲子弟爲婦女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况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爲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爲以深名以其爲制之深微故取以

名也取其圍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爲三才而卑之爲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于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于擯相可以用之于軍旅而又可以用之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于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旣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折衷于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爲連續旁縫鈎邊爲左右交鈎則以蔡氏之說爲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爲衽司馬氏以裾爲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循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爲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襟映所交領別爲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爲總言帶辟之廣再練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五

四寸爲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爲可推而注疏家土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乎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歟朱子之家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說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疑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氏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訪沈師程氏于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土友亦來會時東山梅花盛開粲粲夾徑路師程置酒花下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

卽席賦詩以東閣觀梅動詩興爲韻各賦古律一首斬爲一編而虛其首簡徵子序嗟乎花于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爲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義一或有戾于是梅縱從而賞之而是梅不爲其賞矣今夫諸君子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乎清立乎獨有凌寒之態無爭榮之思其于是梅乃嘗友而兄之者矣師程之賞之也非賞是梅也蓋所以賞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己歟梅若有知當亦爲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蕪集詩序

歲己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游慈水之上主東山沈師程氏于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德錢塘錢君明遠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六

君庸道及請能賦之士咸在焉明日師程之友羅彥直氏邀子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舫樽俎既陳肴羞維旅洗爵奠斝載獻載酬而李先生攝衣以起執爵而譎衆賓交倡迭和愉愉如也洋洋如也酒旣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一章章十二句以程伯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爲韻序其年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亦旣繕寫成卷彥直徵予爲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篇于是知古人之于朋友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自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夫酒食之微固非君子之所尚而詩人之意則以爲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皆有大故而或始于酒食之不施以奪其歡心故我于今且雅知具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不施亦微過耳于過之微而猶不敢有則其大者可知矣嗚呼此處朋友之要道而詩人所爲拳拳者也

彥直之爲是飲其殆伐木詩人之微意乎先生旣已歌之于其前復率在座諸公賦之于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子旣嘉彥直處朋友之有道而又羨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于是乎書

脾胃後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爲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爲之先叔和之評三部脈以得胃氣爲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分居于上下而爲水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爲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爲百病之始世鑿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爲脾胃論一書蓋傑然于當世者也然其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七

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症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蚤歲習鑿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明善韓先生于越上全父戴先生于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爲最久遂以所聞于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爲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爲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于后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攜至海上乞一言爲敘引竊謂鑿之爲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斬斬焉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旣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爲高而又不能博極羣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

至于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于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游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爲鑿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爲鑿家之大成矣其爲此論以三墳古書爲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爲羽翼以古今名方爲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症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歟序而歸之余固不能以苟辭也彥昌名听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闔奧爲世所稱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慈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經曰綸事之能盡孝于是所植之萱有冬榮之瑞而扁其楣間曰瑞萱堂祕書少監豫章揭先生記乾坤正氣集卷一百五十九

八

之詳矣而邑士之賢者亦皆作爲銘贊歌詩以諷咏之經與綸復虛右簡授子俾爲之序引夫萱小草也本盛而花翹其敷榮恆在乎初夏今乃獨開于窮冬盛雪中介然與松竹梅三者爭奇而並茂有類乎發母孤子之抱節處崎超越乎流俗而其風節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花當聯芳合秀時經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徘徊顧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于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報于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人以棘心興母氏之劬勞白華羨孝子之潔白棘心白華不聞有感應之異詩人猶取之以況母勞而子孝則是萱之在孫氏宜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茲卉毋若世人之翦其枝葉以戕其本根則庶乎作者之微意焉

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恆發于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于大海而四明騁騎諸山往往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偉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敷清華出入禁近所以邕宣皇仁黼黻休光于無窮則文清袁公其人也託跡邱園淑艾來學而指畫口授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則敬叔程公其人也于是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厯算兵刑食貨豎卜釋老之書罔不悉究其所爲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議論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佳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若先生者豈非有得于山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耶先生且沒其子駒攜其所著求我齋藁三十三卷示于俾

乾坤空氣集

卷百五十九

九

序其篇首先生生于名郡負鴻雁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沉于時窮烟霏以履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爲衢州路龍游縣教諭到官未幾卽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略南方使者至鄞舉先生婺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之乃改處州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于文章曾不及從袁公之後以大其制作顧獨於程公爲有合焉此予所爲掩卷歎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身死則遂混著于事業者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而已向使先生裕于彼而嗇于此未見其爲得也且有其實而辭其名者宜有後駒與二弟曰真曰騏皆明經善文克自樹立以繼承先志其昌先生之後以承其休聲乎然則先生之所託以不朽者固不止乎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諱覺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也年壽卒葬具見前太史危公銘墓之辭

止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迴風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者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往年嘗構新堂據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旁起一樓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對之季高又樓于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棲碧右樓扁曰攬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縣游居之彥咸爲賦詩以詠三樓之美觀仲仁虛其首簡俾予爲之序夫所謂棲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也太白以天才冠世不得志于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浮游山林之間而爲是發憤自遣之辭仲仁兄弟既有湖山之勝而曰碧曰秀曰清者且日接于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九

十

清輝是尙哉然借碧山以棲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愛玩吾之山卽太白之山吾之心卽太白之心于是乎日登三樓翱翔萬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乎有神游八極之意宵乎若挾羣仙而上下則所以慕夫太白之謫仙者又可拘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之後山爲達蓬言自是可達于蓬萊則仲仁兄弟之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不在于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故爲序之篇什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偷厚人偷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爲教然也子讀  
夏孝子詩于是知南陔白華諸作未嘗亡而先王之遺澤至于永  
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文德君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旣  
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鎮文德溺焉時孝子在側卽倉皇號救躍入  
洪波戴其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已力竭沉水舟人求之  
弗獲人皆喑喑驚歎稱之曰夏孝子厥後三弟逸痛其兄之死孝  
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而食同爨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  
義之門而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于是時大夫士相率賦詩  
以歌美之孝子之子禋將銓次以傳請予爲之序天之生斯人也  
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  
方傳之豈天有私于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聞也夫父子  
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禮焉冬夏有溫清之問焉飲食

乾坤正氣集

卷百五十九

十一

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爲能孝也不幸而有禍患之變倉卒  
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生死而不疑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  
之爲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立而世教于是乎興矣嗚呼  
此夏孝子所以有關於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陔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于  
夏氏之事孝子之啟于其前者如此後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  
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  
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子序姑志歲月于  
篇端以俟孝子名永慶字章甫四明人

贈鑿士周原啟序

金源有國時鑿者二人曰劉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  
真子和俱當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

充厚而保養慎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實大滿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向衰師旅饑饉相尋于邦域之中其人多憂驚而氣耗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爲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三人用是咸擅名于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彥修許昌滑伯仁而彥修伯仁之于鑿以人之有餘也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之人之不足也則用溫平之味以補之蓋稱停三人之意而不滯于一偏者也由是彥修伯仁之名日重于當時其視三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淵源之懿何其盛哉予來越上見越之醫者聞三人之風輒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謬于補瀉之法如彥修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爲術矣暇日與諸公論至于此未嘗不爲斯世有疾者憂久之乃言其郡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七

讀三人之書其說亦時時及補瀉之法苟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內邪則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喜而詢之則子姻原啟也蓋原啟生長彥修之鄉嘗私淑其所學其于居越也又密邇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隨疾施治往往與他鑿異嗟乎鑿而若原啟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于一時又將與彥修伯仁相先後矣故嘗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爲之師則不能伎盡六微世之言醫者人擅其業家有其書而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啟何如也子與原啟別且二十餘載而不意其於鑿也如是之精到故因兒禮過門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爲贈他日艤舟一見又將于原啟徵之

鄞之沙門曰公秋崖疎通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以叢林妙選入延慶爲懺首延慶乃一郡望刹之冠內而耆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雷動雲集肩摩而接踵秋崖佐主僧從容酬應勃窣趨迎當世故艱難之際宗教陵遲之餘而能收衆行道作大佛事如一日秋崖陰相之力居多于是行業日益著譽望日益隆諸山咸願迎禮講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秋崖主之道俗聞者咸謂秋崖吾刹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苦海之法舟又可漆漆然於一刹哉且資教爲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廢爲荒邱秋崖于世有勝緣他日幻頽址爲化城易朽敗爲丹碧而耆年宿衲之棲息達官貴人之游從當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況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白鶴乳泉之清淑磅礴而鬱積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後當益汝道氣秋崖是行又將有得于此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三

乎秋崖行矣予亦輒巾杖屨從入此山以終老矣秋崖倘不以予爲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苔石以望白雲濯澗流而聽清籟庶幾舒徐容曳之情勝賞幽尋之趣厭飮于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于是道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而書予言于首簡

###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撰次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贊寧文陋而識暗其于爲書往往如戶婚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于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爲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亦旣鉅梓以傳積有歲月二十年來南北兵興在在焚

燬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定公時住大慈名剎慨念末學晚輩  
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  
文屬子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言爲尙  
書事爲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旣編  
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蓋聽言以觀事覺範可謂得遷之  
矩度矣而或者曰遷蓋世間之言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  
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于此而不能以無滯則  
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于道乎何有是夫不然爲佛氏之學  
者固非卽言語文字以爲道而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  
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宏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  
嘉圭峯是也學者苟不致力于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爲禪冥  
心默照爲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爲是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九

十四

懼而譏此書南宗亦爲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  
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于一道則是書之流  
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又曰君子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余幽公手帖後題

至正丙午秋良與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一日從庸道閱篋中舊書得余幽公所遺貢尚書帖三讀之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初公僉浙東廉訪時良獲進拜雙溪之上而誦焉問焉于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無涯其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疊疊若珠比鱗列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從無不如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他若篆隸真行諸字畫亦往往深到有漢晉作者之遺風嗚呼其盛矣爰自浙東謝事居太夫人憂于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強起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其後援絕食盡猶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

一

血戰兩月城始陷死之朝廷贈公謚誠守正清忠亮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幽國公諡忠宣立廟以祀此帖作于守安慶之二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瘁心甚安之則公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死之日神降于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爲賊中某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刑之時公二子已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謂卽此書也帖中猶欲就閩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爲亂世遺老之記則公于此書沒身而已矣公與尚書公有同朝之好時持節閩中故以此帖寄之後五年尚書公亦下世帖畱其徒庸道處庸道以良嘗出公門下俾題左方昔尚書公之在閩也見公遺事志以二十九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董賈公之

思烈不讓乎張許六文章可以踵班馬而繼歐韓善言公者無以易此矣良復何云哉公唐元氏諱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其歷官次第言行政事具見國史此不著九月朔日門生良謹書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此吳興錢舜舉臨唐閻中令西域圖中令藝絕古今張彥遠記歷代畫第爲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錄也蓋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爲外國圖而于西域則奉詔其真蹟有李伯時題識者舊藏廬陵王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達淳輩竊取摹之于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愼亦嘗一摹揭而海外高麗等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來邪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禮攜輩坤正氣集卷一百六十

二

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論之者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宋徽廟居東宮日嘗親洒宸翰畫唐十八學士并書姓名序贊以賜近侍張公叔夜靖康初張以南道總管領兵勤王其子慈甫從行慈甫之妻攜是畫南來有挾勢力索取之者令作贋本遺之丞相李公綱爲製頌序乃以爲閻立本所畫褚亮所贊而御書十八人姓名刻之豫章者卽其本也張婦所藏真蹟後爲參政樓公鑰家所得樓爲天台倅時刻之公廨中則天台所刻本視豫章刻有眞贋之不侔矣石刻之在當時已難得其眞如此況丹青之見于絹素者乎此本有元裕之張仲舉題識蓋京師達官家故物孫氏兄弟購得之信希世之奇寶也幸謹襲藏以俟博雅君子鑒定焉

尙書貢先生晨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一詩甚有陶韋思致子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題貢尙書手帖

石玩齋貢先生與劉子明都事手帖言令子學多進益且畱此後遣其回所謂令子卽庸道也去之十有五年而庸道遂以文學知名爲貢門高弟使玩齋而在則待庸道當益厚不異韓昌黎之于李翱皇甫湜矣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支安公之學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爲階梯而以悟入爲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所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

三

文安而進拜焉立談之頃卽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子後非有得于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子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公取其言與字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

題庸道劉公浮海百韻

昔子觀木元虛海賦每疑其言濶蕩濶漫不可端倪及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過黑水洋抵登萊見所謂浮天之浪浴日之波有吞江納漢包乾括坤之勢然後知元虛之言爲可徵非善于詠海者不足以及此今觀吾友庸道浮海百韻詩于是又知有庸道者也元虛之賦與海同其大而庸道之詩與海同其深其大其深皆海

之爲體然也兩人之所作相與爲不朽矣雖然後之觀此詩者苟不親涉其境以求夫大與深者而目擊之亦未必不以予之疑元虛者疑庸道焉溟鵬井蛙夫亦以其所見有不同耳妄議詞章者尙戒之哉

### 跋孫伯睿所藏絳帖

宋太宗購求前代法帖刻版藏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者詔賜一本謂之官帖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所賜帖摹刻二本一置之郡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今所取重者絳潭二郡及兩劉潘趙四家所刻凡六本自餘無足觀矣然求其所從來亦皆官帖之苗裔官帖不可得下此惟絳帖近之蓋其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若他帖之枯瘠也此本蓋是絳帖無疑且其紙筆俱舊裝潢亦甚精緻誠可寶也二十年來禍亂相仍在在兵起士大夫家所藏舊乾坤正氣集卷一百六十四

四

### 跋修禊帖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爲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爲眞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眞僞甚爲當世所推重而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邪孫氏藏此二本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尙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爲書種

### 跋黃庭經

黃庭經爲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錢缺者

蓋是不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祕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 跋東方朔畫贊

黃山谷爲東方朔畫贊疑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運筆結體絕與通微黃庭外界經相類山谷一代名人其論此帖猶稱疑而不敢質後學尙何言哉

###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前輩論逸少筆迹眞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旣鑄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于世眞歷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

乾坤正氣集卷二十六

五

士申而士申得之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眞蹟無疑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元德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丁取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爲其弟鶴年所蓄鶴年聯之爲卷且追書和答之作併題四韻于後予得而觀之于是知二君之詩爲足傳矣元德由進士起家嘗掾南台宰定海守奉化昌國皆有善政可紀鶴年當武昌失守奉母夫人避地鎮江母夫人下世依元德居越臺省交薦其卓行俱以祿不逮養堅辭弗起元德之政事鶴年之高風豈他人所可及哉則其所作之在世雖一詩律之微宜傳之永久而不廢矣昔東坡子由伯仲名德蓋天下而後世以能詩稱予嘗歎息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所作蓋理之固然二君之詩蓋亦以

是論之

倪仲權家子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予幼時好作詩文而未得其要每一執筆如痿者之欲行瘖者之思語不自知其力之弛而聲之窒也年踰弱冠從鄉先生柳翰林游前後幾十寒暑始覺筆底如意無前二者之病然可指笑者亦多矣今五十餘歲而來四明見先生所嘗與游者曰倪君仲權一笑相顧年既老大而嗜好特未除索予向時所作子容處既久舊藁俱已遺失姑手書近和陶靖節詩辭數篇以寄且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在宋初士大夫多以能詩善答稱之師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仲權覽予所寄亦將指其繆邪抑閱所學之無補也

題米元暉烟雨圖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

六

米元暉眼中閣烟雨胸次有邱壑故含毫和墨卽澄心堂紙爲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嘗收蓄者也後爲郡人夏叔宜家所得叔宜兄弟爭相寶祕每袖以相誇秦割十五城以求璧而荆山之人則用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爲貴世固無定情耶文清久游京國厭飫富貴之餘思欲一觀家山而不可得見夫畫笥所有而收蓄之宜矣叔宜兄弟居江山勝處一開戶牖則千岩萬壑不呼而登几格其于是圖亦收蓄而寶祕之如此何乃兼人之所好哉

題文與可盤谷圖

文湖州以寫竹名天下而山水人物世固未之觀甲寅之秋夏叔宜兄弟出其所作盤谷圖相示曰此蓋湖州得意時筆也予爲之把玩不釋手蓋湖州胸次之高足以冠絕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

配古人去之四百餘年竄此一圖尙足使人泫然感動如李愿初入盤谷韓昌黎與酒作歌時也此圖係袁文清公家舊物益定真蹟無疑

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靈智妙心者也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也子觀此經其言簡而要融通而無盡學者尊信而敬持之庶幾言之所及卽心之所緣而悟心成佛初無障礙矣然諸佛已信而持之者也學者今信而持之者也惟衆生類貪戀生死飄流諸趣未信而未持因焚香三拜篆此一通以寄象先象先夙有護法閔俗之慈倘卽是所書轉施而普告之則諸佛學者以至一切衆生皆得以無爲法罔有差別而所謂毗盧海藏蓋自象先啟之矣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

七

題棲道人書華嚴經贊

宋初有棲道人嘗閱世俗之追隘手書華嚴經十萬偈于方冊覺範禪師爲作此文贊之其發揚栖公之精進可謂無遺蘊矣玉庭老師閱世之心有不在栖公下而誦持是經之夙智通力又非但書寫之專勤而已然世無大手筆如覺範者爲之稱贊予故篆其所以贊栖公者畱鎮育王山中蓋欲世之君子觀乎是文則知玉庭之盡心于四種無礙而所謂願力之猛利心思之精特舉無異于覺範之所陳矣使覺範而在亦必以予爲知言

題竹牕詩卷

香巖閑禪師參道于瀉山久而不契歸菴南陽遂擊竹而有悟朽石師之有取于是竹得非慕閑之道見竹如見其人歟題詠諸公乃多指白太傅竹牕詩爲說曾無一語及本宗事此君有知當不

聽受矣子至慈濟方與大年議論及此忽見冰霜面目凜凜臆  
問而高標拔俗充然有抱道者氣象相視一笑疑其爲朽石後身  
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八

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遷紹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篤行爲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會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賚皆蓄德不仕而獻臣有文藁行于時先生天質秀敏自幼出游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諳自見稍試蘆化場典史旣而不樂爲卽拂衣棄去向南山而臥于是縱學無不觀爲詞章務出于己不肯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巖菴黃公講道慈溪之杜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權貴人有欲強起爲祿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箠瓢屢空妻子清坐相看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一

亦未嘗有憂色鄉之人咸徘徊顧慕稟然異其爲人以之革心易貌者至衆鄰有榜峯岑君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爲之握手獻欵行游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隻塵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遇逢醉飲竟日夕不厭家以置乏告則笑曰我道固爾也平居好誦陶靖節詩愛其風致絕人有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臯之句而自署其號曰東臯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公之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坦在有學女一嫁爲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鄉石人里先塋之次子東游海上在來徵墓誌爲閱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材輩出可謂野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爲銘曰辭必己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葩節也化洽乎鄉閭行之積也

舉世瀾瀾獨子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德也刻銘墓門徙者趨而車者軾也

元中順大夫祕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孤汝賢持烏本良先生狀來言于子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嗣以歲之不易未及徵銘于當世立言君子凜乎先德之日就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爲閩王參軍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溫遂占籍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安州事母毛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孝踐行屹然如成人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解帶者十有四月迨革復刲股和糜以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二

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資悉取以與弟若妹寸田尺宅無入己者以故貧益甚晨昏不能具饋粥然負氣自振爲司縣小吏數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一日從南溪父相問己所宜相者謂曰公當以經術進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于學時年已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畱吳教授吳中子弟而戶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寘君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任吏事吏每竊弄威柄弊久難遽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之賢者卽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次尋釋鈎其隱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爲銜筒虛中而穴其上置諸鄉校令民有

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狀噤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扼于豪右莫克均齊君乃急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均其所出毫釐不敢有所重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爲奸利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後遂以爲法縣之鳴鶴鄉有界塘在餘姚界霖雨至鄞江之水輒潰塘塘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塘五尺許榷木籠竹加土築之而磬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是鄉瀕大海亭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鈇足以徒甚苦君言于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大隱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爲里人夷其封樹藝麻麥其上君爲正其塋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三

或植碣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釋騷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練而且申以條教與衆爲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悚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橫恣無比則悉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網灘惡少年嘯聚徒黨爲盜則督士卒奮擊磔屍江上鄞縣之夾塘有劇賊傅舍者亦時出爲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消寃者平遠近愚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正處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使鄉之大小偷皆自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兄弟夫妻婦姑之

不相能者亦莫不交責改行長老以爲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鉅公聞君治化日行自遠來依君待之皆得其歡心浙東戴僉事按治四明適副閩帥者橫甚至劫之兵且欲執以還戴事覺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爲殮葬仍率義士助田三十畝于是警報日聞臺省亦倚君爲重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多陷沒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丞駐兵郡城軍騎往謁方忌君畱之不遣或說君潛歸爲自守計君不忍危其民卽盡散其兵爲農方以君旣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聞朝廷不可以兩虎鬪故隻身以至殺我非勇也方愧悟謝過然卒置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奈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卽著道士衣冠而舍其宮治田葺園種牧以爲

乾坤正氣集

卷六十一

四

食無纖毫芥蒂意後仍給以足疾倚杖蹒跚出迎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鄉僻陋爲興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里人聚石爲臺陳簞籩爵等盛升降揖讓如鄉飲酒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爲學變其習俗且名其臺曰陳公臺久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解頑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衆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戶部主事佐尚書貢師泰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温州路瑞安知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總戎太原承制授君中順大夫祕書監丞亦不赴君畱海上十載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內附于是南游閩中未幾竟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溫卜葬永嘉縣赤唐原先塋之次君生于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于洪武戊申

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配毛氏封宜人子男四

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卽請銘者曰汝翼幼天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恕次在室孫男三慶童鄧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強記于書多所考論而尤粹于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啗糲食如梁肉不求備於妻孥不致嘔于戚獲不忍勞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畱資父有養子爲君兄旣沒蓄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德洽于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爲不阿上官不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于故舊然性公直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愛敬死之日間者莫不哀焉海內兵起生民塗炭元之守令于是爲難君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餘姚州同知禿堅皆練民爲兵守要害以禦暴立保障以生聚境內之民賴之以休息然彼二人區區不量輕重構怨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奸免禍亂世生有榮名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五

死有遺愛庶幾或古循吏之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獮有令如君民乃揭曳儒裾提將符宥助勤伏以逋彼業業此帖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之馳忌之歸海曾擅命增弋機才不及究而老吁其悲

眞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四明夏璜將葬其父處士君前事之月以凶服躋予所館勾文其冢上之石且曰吾先世居郡東鄞江上單宗弱裔幾不能家吾父早歲卽慨然思奮嘗語人曰吾世浸衰吾不能服勤自立不名爲人乃度定川之白砂舟車輻輳可以治生植資遺因是挾其仲及季俱往心經意緯勾檢胸羸不數年間遂甲諸室于是卽所寓爲廬舍以迎吾祖徙家焉于時兄弟八人方散處兩縣間吾父不忍骨肉之分異乃益大其居宇爲聚族計而伯氏首挈妻子以至同

室而居同爨而食蓋雍雍如也吾父善處倫理而孝友本乎天性苟父母之所愛雖已甚惡必致之父母之所惡雖已甚愛必遠之起處云爲不以己一子父母而已事其兄如事父闔以外其行不敢有出焉事兄之妻如事母闔以內其事不敢有專焉以愛己之心愛諸弟以字己子之心字兄弟之子女弟適人而早寡有子方稚則悉取之來撫之終其世其于鄉黨州閭有無通之休戚共之而飯飢襦寒藥病懣死率有常度由是譽聞日著諸公貴人數歎門問勞顧不可強之仕卽薦集賢院聞而嘉之爲錫其號曰眞逸處士云生于至大辛亥十一月八日以至正乙巳二月二十日終于家葬鄞縣十都徐魯之原吾母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璜卽吾曰璇其弟也女三人適李進李順德其一未行孫男復謙孫女尙幼予曰世之大夫士恆喜譽貧而詆富嗚呼富豈可詆也哉書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既富方穀又曰資富能訓則富者固所以爲善之資也而豈可詆也哉今處士既能資富以爲善而其二子又方知崇父德句文以圖長存可銘也已處士諱榮顯字仲和祖諱祖貴父諱文華妣陳氏銘曰 古有經界井地以均家既有養亦富于鄰後世法壞盈歉日分不處乎泰曷濟夫屯故處士厚利而骨肉蒙其義閭里厄貧而處士施其仁嗚呼後之人尙勿踐其穴與墳

元故沖元處士羅君墓誌銘

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沖元處士四明羅君卒年八十後二年十一月丙午葬于鄉之鳴鶴山旣葬其子康乞余銘其墓余以不敏讓而康之請益力曰無銘是無諸孤也乃爲退考中書左丞危公素所爲旌門記及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公翰林承旨張公翥翰林學士張公以寧祕書少監揭公汝所爲詩若序采掇其世次行事

而銘之處士諱世華字明遠集賢院徹爲冲元處士其姓羅氏羅蓋世有衣冠歷漢魏晉宋出仕者不絕唐之季年有爲鎮海軍節度掌書記者曰隱以文章節行爲世名士隱蓋虎林人其子鎮東節度推官曰塞翁攝四明之慈溪令始徙家焉塞翁之後曰明復曰謙嘗中宋嘉禧四年淳祐六年進士第於處士爲高曾祖有曰綱者家饒于財樂善好施與鄉邦敬愛之稱爲衣錦居士處士之大父也曰善卿者恭儉朴茂而敬宗睦族理家恤鄰具有節法處士父也善卿有子五人長卽處士次曰世英曰宏惠曰天錫曰世昌皆以高年聚居扁所居堂曰春風深衣幅巾蒼顏白髮望之如列仙浙東部使者以五人之壽上其事于朝請旌異之而復其徭役亦旣報下如章而鄉之好事者復用洛社故事繪以爲圖從子温州路照磨間攜至輦轂之下一時公卿大夫咸賦詩題詠傳觀

章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七

中外嗚呼盛矣處士體貌魁偉鬚髯秀整而孝友之性本乎天質事先府君謹甚凡其志之所欲爲必順而服行之無所勉強卽不欲者不使纖芥置之心然內而家事外而公役侍側無虛日先府君年考益高而能以禮自處爲時善士晨昏之助爲多其後卒且葬處士結廬墓左且穿旁穴以待他日從葬焉曰古有廬墓之禮吾不忍以死生異也其待諸弟尤極和孺之情事有難處一以身任而不使之知母夫人死時季弟方晬處士扶持保抱至于成人及接諸子姪未嘗有疾言遽色或不可其意則引咎自歸期於感化子孫五十餘人至今無一人酗酒爲不律事家教使然也至遇姻族處黨里亦皆盡其恩意飢饋之粟寒遺之衣歲以爲常鄉有獄訟有司不能決者處士片言折之卽刃迎縷解悅服而去里多鹵丁釐戶或窘乏不支處士輒資以己力公私賴焉平居謙恭

厚寬而有容臨大事遇急務亦儼然自若不少有動于中其德量  
邁世標望絕人士大夫每稱舉以勵其士俗至卒之日聞者莫不  
哭泣相弔曰世豈復有斯人哉娶同邑朱氏先卒繼童氏俱有婦  
道子男六人長曰裕次曰芳曰益曰恒曰彝其一則請銘者女三  
人長適定海陳均和次適鳴鶴場司令同里方景良季早世裕長  
女朱所出彝庶出餘皆童氏出也孫男十三人孫女九人曾孫男  
三人余頃北游京師往還東海上求處士之廬謁焉而處士之死  
久矣然見處士諸弟及其子姓若干人皆恂恂雅飭恭謹有禮而  
仲子益尤紹德踐行綽有父風嗚呼若處士可謂化行于家以道  
終始者矣銘曰 東海之濱是生俊人高冠岌岌偃以身有德有  
年有子有孫有弟合食義且仁乃降旌書爛其盈門厥聲孔播行  
亦尊一朝死矣日遠而渾我作銘詩永其聞

乾坤正氣集

卷百六十一

八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歲至正己巳余由海道抵京師問舟子四明始入國士有吳瑛者  
執雉請見出當世名公卿所爲文一編志其家之五世同居事甚  
悉子得而讀之固以知其世德之深厚矣後一年杭海南還復舍  
瑛旁近地而瑛以先府君墓銘記復閱家乘行牒益知其教忠之  
報不可重誣也吳氏世爲桐廬人後遷明之鄞縣有諱升者登宋  
大觀二年進士第累贈中大夫生子五人俱以科第顯其季秉信  
官至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吏部侍郎逮事徽廟愿高孝二廟自是  
子孫世其祿百有餘年衣冠相傳爲鄞著姓至諱澄者始自鄞徙  
定海府君之大夫也澄生大堯是爲府君父大堯無子以方氏子  
入爲後是名來朋卽府君也吳入國朝無仕者後以府君仲子璋  
貴贈大堯朝列大夫同知温州路事騎都尉追封延陵郡伯府君

西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侯府君字友文自幼稟性恭謹而孝友之行不勛而成事温州府君無違志遇親舊接黨里周而有恩姻族之孤寡以田給之里役之煩擾以財助之綱維其急難而剖析其是非一鄉之內不懼子有司而懼府君之一言年幾五十遂翫光養晦不復有志于當時卜郵縣桃源之風栖山以居日從逸人達士盤旋山水間窮深極密若將終身子是有子三人俱有仕資一日命之曰吾其老矣爾三子者宜及時自厲出爲國家致分寸力而父不足効也璋乃奉命北游帝都起家巡防百戶督運中原陷紅巾中抗節弗屈四載朝議嘉之擢海道運糧千戶其後海運有功制陞海道都漕運萬戶紫衣金符階秩三品而郵典薦被光昭二代嗚呼此可見其教忠之報矣府君子元貞元年二月七日卒于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葬鳳栖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九

山下娶同郡張氏有婦德先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孫氏亦封延陵郡夫人子男長曰珪平江路吳縣主簿次卽璋幼卽請銘者台州路天台縣尉嘗從縉紳諸老游有學行女嫁邑人鄭信皆張夫人出也孫男六懋和懋功懋德懋信懋中懋昭銘曰 生不祿食死有侯封天雖齊乎其始而于其終也豐矣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處士唐君既卒之二十有八年其孤賓元謁予錢塘寓舍乞文以揭諸墓且曰先君之棄代也賓元方在髫幼孩甚驥莫省所圖後逮事諸父始聞稱述其遺行以教蓋七歲就學操觚讀如素習而秉志不凡動異羣兒大父愛之甚每撫其背曰噫我祖父以簪纓遺胄而濟其德美顧幽而不揚異日亢吾宗者不無望于是子也伯祖知州府君殊靳許可每見卽奇之曰唐氏世裔在此而已既

戶益耽于學有進取長才父乃命之游京師挾奇策以干諸公貴人時以母體久羸不欲行迫之乃浮海而北渡黑水洋至登萊界天忽反風舟南漂三晝夜夢寐中如見母遵病有忍死待兒之語驚起覓所在則舟行已近家卽登岸馳視之而母果病棘遂泣禱上下神祇得尋愈天相孝道彰彰如是也又嘗侍母氏有聞如諸父之謂且具教曰汝父自海上歸益無意仕進獨修其政家庭間其事父母愿而和敬而順每遇盛怒必下氣低顏微言以悟之冀得其歡心乃己其待兄弟温恭友悌雍睦惠諸五服之中雖或分門以處割戶以居而必親必愛不翅若同堂其在閨門嫫媿之氣不形忿懣之色不兆爲夫婦十有餘年賓而禮之若嚴君焉又泣謂曰汝父行不負于神明德不愧于士類而竟止于是豈食其報者在汝後人邪吾自汝父死每鬻簪珥質裳衣延師以教汝使汝

乾坤正氣集

卷百六十一

十

兄弟不失身賤夫奴隸之爲者知汝父之有子也及汝之子長吾復督汝教之如吾之教汝者知汝父之有孫也吾雖不能必汝等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後也汝宜知之賓元泣而識之心不敢忘惟我先君有德有行不肯孤不能以盡知幸而有聞于諸父與母氏者又不得令辭以登載綿歷歲年以至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尙有以蓋覆吾唐氏也哉敢固以請予謂賢者貴而仁者壽天之道也處士君宜貴且壽而卒虛其應天道之難明也嘻乎甚邪遂悲而受其辭處士諱榮祖字景輝其先蜀人與子西先生同譜系因仕徙汴六世祖百二居士復自汴南徙卽四明之定海家焉曾大父諱惟忠大父諱霆之父茂宏娶姜氏有賢行寡居幾三十載大節峻如颺子姻族生子男二人長卽賓元次曰燧賓元燧之未生也處士嘗抱幼弟以

爲子命之曰珍三人皆知讀書勵行有處士遺風女二人適姜寶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人曰文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人俱在室生于元貞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卒于元統甲戌十月二十八日年止三十九墓在家西一里許古唐村之原銘曰 豈才之劣而不顯榮豈行之愆而不久生彼皆蒙其慶此獨厄于命爾子爾孫其尙俟夫天之定耶

勤沈明大墓誌銘

明大旣卒之明年其婿唐轅代致孤子源之言曰先人生無聞于時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知先人者復鮮先生愛轅以及源且重知先人則先人之緒言遺行將先生是託惟哀而執筆焉予往歲游東海主定海尹汪君以敬時轅與源俱受業汪君之門而明大未之識也其後明大延致汪君于家俾子若婿以卒業子始因汪

章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一

以謁明大明大爲之剖羊醢酒縱飲盤隱軒或擊缶而歌或拂衣而舞有戀戀相歡洽之情後二年汪君旣歿予往明大問訊焉而明大亦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明大諱輝卿姓沈氏先吳興人有諱陵者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五世祖清退居士文彪以興學峻行與揚文元公爲忘年交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壻劉厚南執經座下更相問難而高風遠韻萃于一門曾大父芑鎮江府教大父櫛孫父如翁皆處而不仕沈氏累世富饒至明大家益落明大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中年而降益大治園田耕稼以自足無捨己爲人意人有勸之仕則辭語之以隱德則諾一日源將從祿藩閩明大斥之曰吾家詩禮相傳棄儒卽吏非吾志也立止之惟教之勤儉艱苦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者皆躬操井臼而不爲勞汝忍忽忘以求逸耶明

夫自奉雖甚齋然遇人多恩有餘財間以周親舊之急而最喜與賓客故人相娛樂其有過逢輒相從飲酒醉卽慢歌江左諸賢詩詞踴躍起舞連日夜不厭平居質直不阿人有過恒面折之苟得一善亦喑喑稱道不已以故莫有怨嫌之者于是變故日臻情煩思擾但語身世事輒泫然流涕蓋久而成疾越數月遂卒明大生于至大庚戌九月十九日卒于洪武己酉三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其配唐氏有婦德子男二長卽源次溥女一嫁轅配之姪也孫女二俱幼銘曰 惟沈之宗實熾而昌至于清遐事文元以彰其子其壻理學則紹伊清遐之教文元之道明大之生遭家孔棘爲瘁爲艱以有衣食迨至末暮纂序清遐乃延碩師以淑其家曰源曰轅亦克允蹈觀明大所立于先有耀猗歟明大宜顯而揚旣明且慎卒處以藏善積于躬澤及其子沈之有後庶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主

其在此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天祐字祐之姓劉氏其先山東人也後遷河南之杞縣六世祖興仕宋從高宗渡江居于杭故又爲杭人大父汝良宣德郎判登聞鼓院父元龍君生而凝重不好戲弄父死時雖甚幼已自卓立如成人能葬父喪及大父母喪之未舉者人謂劉氏有子矣其後稍事生業家益裕乃痛念父不逮養而一其孝于母飲食供奉惟母所嗜外祖母寡居浸老君迎養于家沒而禮葬之凡所以安母心者無不至一日君失配偶內雖甚悲悼而外無憂容曰恐傷母心也及母卒君持喪盡禮比葬有雙鶴巢墓上久而不去蓋孝感所致云君早從吾衍先生學縱觀經史涉獵諸子百家爲人質實無華恂恂畏謹甚其接親戚交朋友一本于誠敬而遇鄉曲尤

有息人有質錢者久而子本俱不償則取其券焚之君蚤食禱于  
時後以母老棄不就年將七十始因子貴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  
樞密院都事踰年遂卒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得年六十九  
卒之明年三月壬午葬錢塘縣之履泰鄉配陳氏先十四年卒追  
贈宜人與君葬同窆子男二人長文德從仕郎福建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都事次文質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書吏女二人適吳興  
沈佑榮陽鄭友仁孫男七人曰中曰申曰本曰用曰庭曰庶曰承  
中慶元路儒學教授申汀州路蒙古學錄餘皆未仕君既葬中以  
都事君命持嶺南肅政廉訪司知事王魯之狀授子曰求爲銘銘  
曰 行孝而敬學擅而正邦之傑兮鼎不挂車筐不持廬顧子子  
兮惟德之肖惟忠之教啟後烈兮國慶旣施命服有輝亶昭晰兮  
我作銘章以賁其藏爲善者之轍兮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元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君諱榮達字仲賢姓夏氏四明人自少懷才負氣不肯受人侮辱  
輒感然家故貧又無資地可以圖進取一日歎曰與其進退皆困  
莫若擇一要津爲貨殖謀幸而遂我志可舒乃以定海之白砂爲  
宜遂自鄞縣徙居之其地當海舟泊步處而絕海之商通蕃之賈  
往往貿遷于此君爲之數年泉餘于庫粟餘於廩而定海之言富  
室者歸夏氏君子是益大治廬舍中爲奉親之堂而虛其左右諸  
室以俟兄弟之合居仲兄季弟合居已久而伯兄亦繼挈妻子  
至女弟適人早寡一子在幼俱取之來一家之事悉身任之無巨  
細其有費處分者亦毅然竟往不見有顏色曰葛藟猶庇其本根  
況人乎父嘗被陷私離事吏讞久不白君泣愬有司卽平反以出  
又嘗爲郡司稅曹氏所構且誣伏君百計雪其寃不克曹蓋西州

巨家在位者多向意助之一家盡駭君曰無苦吾第愬之肅政司  
父枉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鄉民有以鈔法被收者吏受賄  
聽其僞指君以次兄亦在株連中爲白之上官卽日釋去里楊姓  
爲鄰仇中傷當坐君盡力直之李氏孤貧而願學君育而教之林  
婦病亟當服參附靈砂諸貴細藥而無資以致君出所藏濟之君  
讀書雖不多然雅敬賢士夫而聽其話言子若孫必延名師儒以  
教雖臧獲賤隸亦委曲嫗煦得其心平居易和恭謹恂恂如懦夫  
至其爲義則踔厲風發勇不顧前後其所樹立殆不可及集賢院  
聞而嘉之爲錫其號曰元逸處士祖諱祖貴父諱文華皆有隱德  
娶蔡氏孝順祇修克爲君配子男一人曰琛女五人長適王牧次  
弟諫關其餘幼也琛有孝行屢嘗割股已母病昆弟八人君於次  
爲第四皆僂力起家而君之功居多生于延祐甲寅十月五日卒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十四

于至正辛丑八月四日以癸卯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蔡氏  
後十年亦卒與君葬同穴嗚呼世之人當父兄安居無事時亦孰  
不以孝弟稱哉然一旦遇禍患落陷窊不能一引手救反煦煦子  
子以相咎者有矣此其齷齪無爲視父兄如路人間君之風亦可  
少愧哉君前時遭家之困急于自爲故所就僅如此使其出而爲  
人取一城一障乘之則徇忠報國以敵愾于當時者要必大可觀  
矣惜乎才不爲世用志不行于時也君卒之若干年琛以其師陳  
剛之狀徵子銘遂銘之其辭曰 貧不奪氣富不失義維士之雄  
踣強折奸卒直其寃乃才之充及至守身卑讓肫肫何行之恭我  
作銘詠以載厥美垂之無窮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士淳安汪君旣卒之明年其子循屬君

之從賜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爲狀以書來告曰先君之葬旣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蓋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候海風于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亶亶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爲政于定海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于子也乃爲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歎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會大考南強宋戶部架閣官大考夢發考斗建侗儻有奇志在京學嘗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方公講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好戲弄而警敏絕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憾特薦君行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五

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再調青陽會壬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兒公統大軍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刺忽公又舉充浙東帥府令史副都元帥伯顏不花的斤公又舉攝鄉縣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奇君謂曰親老顧擇祿耶君矍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五年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從卽扁舟宵逝朝廷嘉之以前職致仕階文林郎己而版圖內附君間歸故里明年己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子書無所不觀爲文章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持己約而廉與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厚薄居官一以樂易爲務而接奸發伏世吏莫能抗御吏不察察然終任之間不使能得一錢于刑寧失有罪不肯法

外傷人于賦斂度民所當輸乃與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民  
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在己所至必以教養爲職業始任丹陽  
復侵田一百八十畝修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禮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與于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有聲浙東以慈恕簡靜贊上  
官釋溫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鄉縣甲民誣乙民聚衆爲  
不軌守檄君覈君還力白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悉縱之乙德之曰  
非汪公吾屬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旣分  
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義者君皆造  
門獎勵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鄙同邑子盡殺一家而  
以其貲去久之罪不正逮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兒盡得其隱伏  
殺人者論死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劫民財民疑其鄰愬之官君時  
適公出其僚鞫鄰使當罪君察其寃爲變其獄辭僚志出語訕君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去

君不爲動旣而鄞縣獲眞盜事遂白民有酤釀個人家個人被醉  
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壞甕缶盡傾壓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  
卽死縣議以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機  
夜失去嫗愬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鞫其婿使首服後果得布人問  
之君曰吾視其竇不可以容人而室中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  
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衆見  
虎浮江往他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  
前時詰廟有樵入山見虎伏地臥集衆逐之乃死虎也事傳京師  
翰林丞旨張公翥爲作贊歲比旱君行赤日禱雁潭見雙雁飛舞  
導前有雲勃勃起潭所雨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  
雨亦大至君之爲政類如此娶方氏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爲  
伯父後次卽請銘者季曰徽女二人長適方翊次適胡斌孫男二

錢鉉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爲之後會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爲文囑君俾復爲兄弟君泣拜已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當屬續時始命子復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啟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遜齋藁三十卷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顧利冒恥之俗與士多矜智飾名謹世以取寵行己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忘其能嗇外修內蒸蒸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莫能知之也故于君之事予喜爲之見于文使後之如君者得覽焉其銘曰 神徂聖伏道久隳土俗靡靡日以卑外固藩飾內則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方慕效君獨違乾坤正氣集

卷百六十一

七

顧取弦歌化海陲棄捐斤斧引繹徽窳實靡訂識者誰有儒一生心獨知爲編墜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死其何悲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太素處士趙君既卒之始年其孤致書鄞江之上而泣告曰先人有遺言焉我死必求戴子銘戴子吾姻婭也知之爲最深其銘我爲最宜子受書而長慟蓋久而不忍措一辭也已而召命遠臨有司交迫上道甚急其孤復俾吾兒來促銘且曰不得銘則不肖孤隕命于先人無以畢茲窀穸之事矣敢固以請子復受命而長慟乃于道途倉卒之際收涕而序之曰君諱良賢字思復晚乃自號曰太素子其先汴人系出宋宗室有諱不玷者官浦江因占籍焉曾祖汝但祖崇禊父必俊世稱梅石先生母朱氏先生故諸王孫天性稠儻左右事之難得意朱夫人亦性嚴氣烈諸子中莫有當

其心者君獨先意順承以孝以養而滌灑之奉曾不以家窶而廢豐以故父母愛之恒異于他子兄弟四人而君居其季君感事之如事父其伯兄太初翁早受道家無爲之說黃冠野服蕭然有出塵意君竊慕效之故友愛爲特至二姊一妹皆不以旣嫁而稍疎而于仲姊爲尤厚仲姊則予妻每語予曰吾與季弟自幼至老無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眞得手足之誼者也于是二兄俱卽世其一兄猶遠處淞上歲時不得以會聚乃愴然有感于心率諸從子詣祠堂神位前反覆告戒號泣爲誓約務使居同室食同爨斗粟尺布莫敢私每旦雞初鳴躬率諸子諸婦與諸孫拜祠下退坐堂上長幼以次序立俯首聽誨言如是者若干歲或謂君執禮太嚴而不克以有終惜哉君娶同邑黃氏有淑行生子男二人長曰友鍾次曰友鏜俱善守先志女一人適戴思忠孫男三人季晏季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七

燦季昂君生于元至治壬戌八月十有二日卒于國朝洪武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卒後以其年十月辛亥葬縣東九里森塘之原與黃氏合窆焉君性剛而志柔言激而行粹孝友之懿實本乎天質與人交慨然推腹心而于恩誼爲最隆也讀書取通大義不屑屑章句之末晚慕黃老長生久視之術久而粗若有得一日病癱卽索湯沐浴囑以後事命置棺于後堂怡然而逝嗚乎若君者可謂游戲生死者乎予與君幼同學壯同里開老同志顧以人事之不齊糊其口于四方而不獲旦暮同起處偶一來歸則拳拳焉以葆精神神之要相勉勵期久住于斯世曾不幾時君僅以中壽卒而予又以禍患餘生未卜死所回視向者之言恍如夢寐則君之行事尙忍執筆而銘之耶然二孤之所託不可以虛辱而君之遺命不得以重違也姑序次平生梗概與卒葬歲月而繫以銘曰

正學敦孝友參異教期壽考志不伸數實固述銘辭播永久石  
可泐兮名不朽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

浦江張氏居縣南戴氏居縣北素以道義相厚善張氏有子曰琪  
戴氏有女曰鳳皆賢兩家父母皆願與爲昏配者而戴氏之女遂  
歸張氏張氏富室戴氏乃寒門子其歸也衣飾服御皆母嫁時物  
其約素可知然列處華靡怡然無愠容或謂之曰我自樂此也觀  
其意蓋不忍毫髮傷父母心在父母家父母衣食待之而後安昆  
弟姑姊妹咸賴以拊循在夫家事舅姑如事父母待伯叔娣姒如  
兄弟姊妹相夫以成其志而宜于家嚴饋祀和屬人慈幼字微無  
不合于義歸數年無子卽子其夫之兄子機幼而姁姁撫之長而  
教育之曰吾待之甚于己出然後家人待之能不異吾之所出也

乾坤正氣集

卷百六十一

九

舅姑卒喪之戚而禮語及必泣下沾襟謂不得盡婦職母病經年  
晝夜扶持忘其身之憊沒則哀毀成疾終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  
益久而益殆一日集家衆訣別從容若常時氣奄奄猶忍死待弟  
而弟至忍死待父而念父之不及見移頃而絕內外大小聞之無  
不傷悼後一年其夫卜兆于家旁之松山將以月日葬以書馳告  
其父戴良曰昔梅聖俞妻謝氏年三十七而亡聖俞閔其賢而蚤  
世也請於歐陽文忠公述銘以著其不朽今吾妻之賢實同謝氏  
而卽世之早亦如之獨爲之夫者無聖愈之學不能致文忠之銘  
揭諸墓諺有之知子莫若父幸賜一言少慰亡魂于地下予曰嗚  
呼甚矣老者之痛其女也何能過吾之悲哀以寫無勞之憾乎遂  
涕泣而序之張氏之父曰誼母于氏戴氏之父曰良母趙氏一子  
卽機生子元之至正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年十七歸張氏凡二十

有四年而卒洪武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三十有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之日也銘曰 戴有孝女張有敬婦旣諧舅姑亦順父母作善之報悉享壽考胡獨汝壽竟天而死吾聞盛世父不哭子忍使老親啼號送柩仰天俯地無所歸咎刻辭墓門庶幾永久

### 祭揭祕監文

維公之先玉蘊珠藏逮及顯考始大而昌紫衣象版金馬玉堂當元盛際輝映四方如唐昌黎如宋歐陽公續厥家纂文有光儒林杞梓藝苑鳳凰公之學問洞徹汪洋旣邁濂洛復派湖湘折以聖言會乎衆長公之詞語峻潔渾剛上規莊屈下法班揚一掃塵軌高蹈康莊公之持己仁肝義腸公之接物春日秋霜籍甚聲華亟踐朝行初居胄監發硯劍鉞繼典南宮教繹薦颺乃入詞垣乃遷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奉常文傳四國禮定一王辛念遠民俛莅遐荒曰省曰憲以騰以驥揚溼激渭走仆起僵我黨聞之喜驚失牀長途方騁時忽擾攘垂翼海島失勢江鄉場來四明假榻僧房朝冰暮蘂清苦自將回視故里一何渺茫公其處之渾似鄉邦着人宿德日就凋喪惟公歸然若魯靈光庶幾百歲兀此老蒼斯文柱石吾道垣牆如何今者天降不祥一疾而徂事出倉皇居四品秩亦云顯彰壽踰七旬孰曰天殤况有賢子逸氣昂昂肯堂肯構吐語成章公雖已矣夫豈復亡我等與公同處異鄉稱詩書文咸被教綱公有疾疾我藥我嘗爲幸罔害已遂平康饒我與庭神全氣強曾不信宿凶計在旁公初病亟忍死我望臨絕之夕語猶琅琅公實知我我其敢當負此幽冥吁嗟痛傷長號送終涕淚沾裳一奠告情俾也可忘嗚呼哀哉尙饗

嗚呼生而無見於時爲凡民死而無聞于後非偉人有聞有見維  
我汪君君之方幼睿敏倜儻習詩禮于家庭親俎豆於鄉黨及其  
旣壯學葩而正紹聞先達之格言密受師資之正印外無物之不  
燭內無理之不瑩近而舉之學遠而薦之鄉儼麟筆之炳煥庶鵬  
程之奮揚志則孔高時不吾以俗學薰骨危言入髓鳴丹鳳於燕  
雀之壇奏黃鐘於箏笛之耳壹一意以孤行亦羣情之所忌始教  
丹陽繼攝鄉縣東閩南臺亦辟于掾乃三仕而三已信吾道之方  
賤迨至末暮僅拜朝除作令五載於海之隅旣刑政之克修亦教  
化之孳敷遂使魚鹽之俗胥爲禮義之居方礪石以紀功忽掛冠  
而歸沐何遭世之孔艱復稟命之不淑握提轉而屈子乘鷺單闕  
逢而賈生賦驪雖運會之偶然抑民生之無祿然其聲譽之靄靄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六十一  
主

固已傑出于當時而以文字之超卓又足歷歲月而昭垂其亦有  
以自附于偉人之列而不爲凡民之歸矣顧念長途漫漫言笑晏  
晏扁舟餞別歛焉聚散謂雲山之可期竟此身之成幻嗚呼哀哉  
大道之行老不哭死奈何九十之親翻送六旬之子此遠近聞之  
所以神飛而魂褫也吾儕小人悉俾深知或姻親之早結或交友  
之境依或以編氓而承事或以門第而得師當訃音之遠播聊設  
位以致祀嗚呼哀哉哭野則疏哭寢則疑爰卽僧舍以罄我悲蓋  
上爲吾道惜而下以悼其私嗟嗟汪君知乎不知尙饗

外舅趙處士文

維年月日子墀戴良謹以羈旅具香幣之奠併錄墓銘一通遣從  
子溫展告于外舅故梅石處士趙公之靈惟公純德懿行足以範  
乎俗卓識高風足以勵乎世顧抱負之何如豈窮通之有異方國

步之無虞戒舟車而遠逝或西江與南粵或東甌與北薊觀其目  
力之所及與夫足跡之所至非名山大川之瑰璋則寓縣神州之  
雄麗然不過資筆底之詩材擴胸中之文氣詎金紫之足拾任纓  
綬之可貴迨春秋之孔高益舒情而肆志高子冠之岌岌長予佩  
之纒纒或訪柳于東鄰或彈碁于南里上不恤夫天運之變遷下  
不聞乎世道之隆替緣有子而有孫庶優游以卒歲裘葛已適乎  
溫涼食飲肯虧乎甘旨雖儒素之酸寒要娛情于莫齒何老年之  
已屆竟期頤之難企良也不才忝居門墻爰自童烏卽承教示當  
磨礪之浸久稍知名乎士類及方面之需賢遂牽聯乎班綴曾榮  
遇之幾何歘風塵之交起視我得與我失每心存乎憂喜念終始  
之恩情實淪肌而浹髓謂忘義于暫疎乃承凶于永棄想丹旄之  
翩翻尙遲疑乎別袂胡事生之旣失仍送死之莫遂幸臨沒之緒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一

三

言猶託我以銘誄儼鬼神之如在敢須臾之遺騰焉蒼天而致辭  
託迴風以揮淚靈其有知鑒此誠意尙饗

祭進立道文

嗚呼昔我蒙幼我居下里子以名門來壻伯姪遂締綰好同踔並  
跼旣親且昵人莫與比子返於邑我來自山授館授粲顧之眷然  
彼渾以剛此悖而頑諄諄誨化罔匪德音荐及成人憂我無配不  
者不蔡室以賢妹繼茲而後愈狎愈愛我往子來何有內外強響  
之夕烏鳴之朝林游野處子歌我謔或喜以笑或悲以吡凡我之  
逢亦子之遭會不幾時兵戈四起爰究爰度我行子止日月于邁  
倏踰一紀生闕死休後會有幾兩地相望各天一涯子不出鄉子  
尙爲羈我有家室將子是依子之不淑嗟我之衰我昔西征子實  
命我思而弗得遂不我可惟不子從卒權輿輒以至子今歟處

傑與言及之隕涕傷神豈不欲往道阻曷因庶幾後此天合朋鄰  
此志莫諧長負幽冥嗚乎居不恤患疾不視藥斂不憑棺瘞不繞  
槨莫補我愆何承子託天固使之亦心之忤嘻其已矣永隔死生  
我誠孰鑿我衷孰明祭以敘哀文以告情有淚如何與酒俱傾嗚  
呼哀哉尙享

祭先姊趙安人文

維年月日弟戴良謹以逆旅遣姪溫遠致香幣之奠併墳記眞贊  
各一通展告于先姊安人極前而侑以文曰嗚呼哀門薄祐降集  
艱危由始暨終可愕可悲我之初生母病痲痲朝夕斯呱呱涕  
泫姊實念我負任提攜既虞水火亦免痲痲越在髫鬢姊已有歸  
乃復挾我問友求師壯有室家晚築門基教男配女咸姊之依爰  
及暮齒遭逢百罹倉皇播遷保此庸癡千里故鄉相望歔歔每申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訓語俾遠禍機賢官方面曾不幾時城郭如昔人民己非乃淪草  
莽曰海之湄頓地號天惟姊之思飢不知食寒不知衣孰謂斯日  
凶報遠馳嗚呼哀哉疾不視藥斂不憑屍葬不繞墳生死恩虧臨  
沒有命俾記咨儀寧敢遺墜天實臨之乃陳贊辭以揚孝惟併輒  
懿行篆之墓碑顧纏世議奔赴莫宜我志孰明我愆孰裨先王制  
禮情義並施喪服大功今必以期遙望松楸歸瘞有期長慟送哀  
終天永辭尙享

夏正辨

或問曰春秋以周月紀事信乎曰然然則正月非春聖人易冬以爲春歟曰不然夏用人正而以建寅爲歲首周用天正而以建子爲歲首所謂正朔也正朔可改而月數不可改春秋書王正月固周家所頒之正月然猶建寅之月耳正月非冬亦明矣曰然則傳春秋者曷爲多指周正而言乎曰自左氏有周正建子之說諸儒倡而和之同然一辭而夏正周正遂致疑於千載今請歷舉經傳所書以及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之說折衷之何如春秋不書常事事有非常則書之以示譏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公羊曰烝冬事也可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與之乾坤正氣集卷一百六十一

乾坤正氣集

一

志不時也其在丁丑之烝亦曰烝冬事也春夏與之瀆祀也以正月爲春五月爲夏豈非建寅建午之月乎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謂八月而嘗時也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春秋所以譏也以八月爲可嘗豈非建酉之月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四月不時也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所謂四月者豈非建己之月乎如以爲建卯之月則郊爲及時何至四卜而免牲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說者謂嚴冬不殺氣燠也所謂十二月者豈非建丑之月乎如以爲建亥之月則今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何爲遽書爲異乎桓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成元年春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春三月又書無冰皆以冰政不舉而書也詩言二之日鑿冰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獻羔祭韭謂二月開

冰周禮藏冰開冰亦同春秋書無冰而皆在春豈非冰攻之不舉乎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又書螽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爲異也大矣左氏乃託夫子答季孫之語歸過於司厯之失閏如宣十五年秋螽而冬螻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蓋中原地寒種麥宜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不以其時或已種而遭溺故曰無麥苗豈謂已熟之麥乎莊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以歲終計其公私所儲而言也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時乎且左氏主周正者也隱三年傳云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非夏正之月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云惟正陽之日有食之乃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陽正之月故經以是爲譏夫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六十三

二

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也非夏正之六月乎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傳例以水昏正爲興作之候若以此十月爲夏之八月是時北方之星何由而昏正乎此夏正之見於經與傳者然也考之於易臨卦之彖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蓋臨爲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夫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也是時商正以丑而文王之豕惟從夏正而言也又考之書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以子月爲仲冬則寅月乃孟春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有以見商家雖以建丑

爲歲首初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又考之詩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夏時也幽風七月一章曰一之日威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周以子月爲歲首故十月改歲迎新歲也至于卒歲則猶十二月也又以見禹人雖以建子爲歲首卽未嘗改十一月爲正月也又考之二禮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箴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亦夏時也康成註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日周之正月註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曰夏之正月一歲而有兩正月乎周官冬至祀圜邱夏日至祀方澤季春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亦皆夏時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今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則十二月乃今之孟冬水始凍而未堅冰可藏乎內宰仲春詔內外婦始蠶傳者云夏之仲春也若以爲周正乃今之十二月而可蠶乎又考之語孟會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爲今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壯旣非春服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暮春非夏之三月乎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按幽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晚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八月之間旱與七八月之間雨集皆申酉之月秋旱則苗槁蓋指禾稻而言也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本言修治橋梁必在深冬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輿梁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也趙岐乃以七八月爲夏五六月十一月爲夏九月十二月爲夏

十月也朱子晚年始悟其非是欲改註之無及也又考之史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九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固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數月以寅亦未嘗改也司馬公作治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戊寅大赦於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公至灞上於孝文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封瑯琊王澤爲燕王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親策之元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者月不改也此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爲歲首卽未嘗以冬爲春以十月爲正月也又考之百家之說屈原離騷經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四

攝提貞于孟陬按天文志攝提星名在龍角之兩傍直斗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寅月曰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斗柄指寅故以爲名也屈原以寅月爲孟月則孟子所謂七八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申酉之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之月鄒魯與楚同一正朔故也此夏正之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者然也質之於經證之於傳考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則春秋所書爲夏正耶爲周正耶曰然則春秋黜周正而用夏正歟曰不然夏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周之正月卽夏之正月夏之正月卽唐虞殷商之正月春首寅歲首寅百王不易之正也何爲其然也以冬而爲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而爲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而爲冬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卽虞夏聖人之心夫豈變易四時

貿亂寒暑而曰吾將以是而新民聽哉汲冢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朔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嘗猶自夏焉則建寅之月固周家之所用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謂周家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且改時易月之論孔孟以前經無明文自左氏孔鄭諸公迭爲之說子是杜預之註左氏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註穀梁孔穎達之述正義往往舍經信傳踵謬承訛歷千有餘年無有能正其非者至河南程氏始斷之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也眞足以破千載之惑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于斥左氏之非胡康侯見冬不可以爲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紀事之周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啟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與天氣物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化不相應而春秋非上律天時之書矣善乎朱子之言曰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從胡氏之說則月與時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斯言豈欺我哉曰杜預之于左氏每委曲遷就無一言之不合說者謂預爲左氏之忠臣若君子之論直則直矣其在諸儒將不謂之忠臣乎哉曰正其非以救其失正所以爲忠也若預者乃左氏之諛臣其於忠也何有

萍居解

萍居子自其早歲卽嗜游放浪江湖渺乎無涯隨所止宿輒復爲家榜以萍居所至傳誇客有鬻鬻生者過而問曰聞子儒林之秀士藝苑之能人也稽經詁史蹈義行仁吐言爲詩肆口成文推其有足以彌中而彪外出其餘可以尊主而庇民而又旁通卜祝下兼審史審音節於鍾生定吉凶於鄭子子誠藝苑之能人儒林之

秀士也然而年過四十名不加顯利不加豐無尺宅以安其妻子無寸祿以華其祖宗顧乃甘貧樂賤朝西暮東戶不常藉賦無定庸內忘憤激之志外絕愠悶之容萍乎萍乎果足以擬其踪乎萍居子曰噫生獨不見夫萍之樂也不根以據不土以著或依沼沚或傍溪壑憑風聚散挾雨棲泊就必其深避必其涸逐鳧鷖而上下結萑蒲以隱約類飛蓬之跌宕肖浮梗之落魄此則萍之所甚樂而余之所託焉者也鬻鬻生曰吾聞深山大澤材木所鍾爲杞爲梓爲椅爲桐勁者其柏喬者其松大而梁柱之具小而棧桷之充子何不構此以爲室營此以爲宮去卑陋而卽顯榮乎萍居子曰生胡取細而略大明外而闡內徒知材木爲宮室之需不知宮室乃斯人之害蓋德薄而祿厚者志必虧才小而福大者身必危與其冒甲第而戮辱孰若葺其房而荷其屋與其侈朱樓而禍殃孰若茅其廬而草其堂吾非不知宮居之爲貴室處之爲福也顧德有不及才有不足爾吾舍萍居何以哉鬻鬻生乃仰而呼俯而吁曰知才德之難備而不有之者自知之明也知宮室之難安而思去之者自守之篤也自知之明智也自守之篤仁也仁智聖賢之事也萍居子豈特藝苑之能人儒林之秀士哉言旣萍居子改容以起曲躬以謝曰僕誠鄙人未知聖賢之大道聞生之言乃今心有戚戚矣

蒼雲圖贊

姚江嚴宗道漢子陵先生之裔孫也嘗扁所居之室曰蒼雲蓋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語所以寓夫懷思祖德之微意云耳其友九靈山人爲請柴君養吾作圖以遺之且爲之贊曰

羣陰旣屏萬象聿新誰居黃屋平生故人玉帛雖至肯屈吾身雲

山蒼蒼作世隱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覩象思德慰我後昆芳時  
固遠清風尙存動靜作息蒼山白雲

生意垣贊 并序

餘姚張與權世善小兒醫因名所居曰生意垣中書參政危公書  
之秘書少監揭公記之於是其友九靈山人贊之贊曰

天地之心是維生生施及乎物而日以亨昔在神聖體天法地教  
之醫學生厥衆類於情曰愛於德曰仁化貞作元變冬爲春暨乎  
未流淫厥術數舐痔成汗中肝亦誤惟越張氏顛頤則傳嘗觀其  
家生意蔚然相彼嬰孤如萌斯苗視匪以時輒天而闕曷其保之  
是湯是熨是或不慎生道其息俯仰堪輿稽協典墳揭名生意敢  
告心君

黃元輔小像贊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二

七

其才之逸駿躍而驥驥也其德之畜玉蘊而珠藏也其行之高標  
正而矩方也噫此所以隱約稽山之陰逍遙鑑水之旁而使右軍  
遜其達賀老遜其狂也

王竹梅像贊

力足以任四國之重氣足以蓋一世之豪矻矻乎其好賢之篤孜  
孜乎其奉國之勞此所以進而金章紫綬不足以爲其貴退而黃  
冠野服不足以爲其高懿哉斯人其殆已隱之綺角未用之蕭曹  
也歟

郁文海像贊

圓悟正宗派別支分歷世而十乃肖其人道有弛張迹無罅隙如  
清在琴如甜在蜜族推大覺受業三平冰釋鵬化誰使誰令爰自  
臨漳遠浮東海作法中龍游戲三昧何人逸想幻此德容木蛇在

手見者震恭

源道淵像贊

望之儼若印之粹然如水之止如雲之閑出世名剎卓錫空山以堅固力結精進緣乃於是中得大法船非具正眼曷覩釋天宗風从墜妖瘴日纏庶幾百世觀者敬虔

惟微齋銘

人之有心實主乎身危微曷異理氣是分其理伊何道之所出暨雜以人氣爲之汨人也異識爰乎其危道也無形是謂之微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守之必一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大哉心學萬世所宗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勿謂其微終焉罔著曰體曰用不使有遺曰隱曰顯罔間其幾四端已充四非亦克人十已千式致乃力古聖所傳悉會于心充實光輝其積日深戰兢以持戒懼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一

八

仁齋銘

於皇上帝降此下民形旣生矣抑何不仁人而不仁乃形之役耳蔽于聲目昧于色以言則誕以動則危惟誘夫欲遂亂於爲擾擾營營其曷予已我觀厥仁嗜其有幾匪學匪師孰示本原有孔之聖有顏之賢示之有要禮以爲則曷喻其功妙在於勿己克禮復乃純乎禮仁豈遠哉欲之則至臻此伊何實先致知知旣云至力行是期非行曷全非知曷有以恕而求以敬而守察以動靜思以朝夕爲仁之功於斯爲極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涵濡聖學有進無止嗟爾雜君曰顏是希以仁名齋冀其所幾大哉仁乎衆善所在

仰止齋名其永無怠

泉聲齋銘

并序

歸菴禪師以宣上人之嗜學也爲飭西偏一小齋舍之亶徵余銘乃爲其辭曰

孰談無生惟歸菴師孰爲聽從亶也於茲師欲無言借泉作舌靈源活意一何潑潑惟亶善學以目爲聰瞽固不離耳則如聾晏坐一齋泉流在左了無所礙乃如來教

清瀧硯銘

并序

僧闍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硯求爲銘銘曰

懿茲硯產東夷爲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

存省齋箴

惟民之生靡哲靡愚惟存與省乃與道俱其存伊何曰養乎靜慮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一

九

既未萌卓爾有定其省伊何曰察乎幾迹雖未著昭然莫欺人欲一芴天理卽晦或慎未然或謹將殆誰其尸之莫匪是心兢兢業業履薄臨深心之所主是名曰敬動靜相維內外俱正道兼體用心統性情致中致和皆敬之成中位天地和育萬物亦敬之功推其所極斯須或失間隙已多理欲二途相去幾何維子思子深閔斯世戒懼謹獨提綱以示孟氏繼之命曰思誠中以操舍其指益明道今濂洛下及武夷心學之傳實肇於斯相彼陋儒表裏罔一公不勝私機變橫出孰知至人每防以微未發已發存之省之我作斯齋箴以名扁目擊道存夫豈云遠志非不篤守懼難終乃述銘詩以警其慵

樗菴箴

并序

吾甥趙彥嘉畏慎人也自以才非世用題其寔私之室曰樗菴其

舅九靈山人乃作箴曰

孰矜匪巧孰巧匪勞孰知夫勞者巧之招孰慚匪拙孰拙匪逸孰知夫逸者拙之積是故南山之梓其材可以作梁柱匠氏遇之卒斧而取官道之樗其材不足以中規矩匠氏過之卒棄而馳然則予乎其將爲巧者之梓乎抑亦爲拙者之樗乎嗚呼余於樗也知有以全其軀矣支固卷曲形亦擁腫彼缺彼鉞庶不汝恐

李氏子字說

鄞江李時勉子男三人而其命名皆從玉長曰瑛次曰璠次曰璨請余爲之字瑛玉光也符瑞圖曰玉瑛仁寶不斲自成蓋玉生之士中混於沙石良工斲焉始成其器惟仁寶也成不待斲待斲而成者學者之事不斲而成者聖人之事也學至于聖乃爲大成請字瑛曰孟成璠璵璠也孔子曰美哉璠璵質之不美不可以爲器乾坤正氣集卷一百六十一

器成而美則其爲美也大矣學至于充實美之謂也請字璠曰叔美璠璠也說文曰玉光璠璠夫和順積乎中然後光輝發于外玉之璠璠猶學之有光輝也請字璨曰仲輝嗟夫成者所以具乎其體也美者所以蘊乎體之中也輝者所以形乎體之外也是故成而後致乎美美而後致乎輝然則璠也璠也非有資于瑛則不能成其爲璠爲璨也雖然傳有之五常修則玉瑛見瑛于骨肉之間其亦加勉也哉克顧名與字則知所以成玉之道矣玉成之道非講學而何哉旣以告三子因書以爲說

